

E. Caird 著
賀麟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黑

格

爾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序

研究黑格爾有兩條走不通的路：第一，就是抽象的傳會的路，只是抽象地將黑格爾哲學中幾條空洞的方式，如對立的統一，否定之否定，質量的互轉，或「有」「無」的對立，其合為「變」等，赤裸裸地從他全系統中硬拉出來，用科學的常識和自己偶然的感想，加以傳會解釋，說這就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全不從黑格爾哲學的淵源，文化的背景，和他全系統的有機性去了解他。第二，就是呆板的教本式的路。只知死板地逐章逐段依照黑格爾原書的次第加以字面的解釋。每每對於黑格爾原書的晦澀處，仍保存其晦澀；而對於原書有深刻豐富意義的地方，反解釋成淡薄無味。大概講來，斯體林的「黑格爾之秘密」一書，可以說是呆板而仍保存其晦澀的例子，因此有人笑斯體林（H. Stirling），說他名要宣佈黑格爾的祕密，其實他仍保守祕密；即斯泰士（W. T. Stace）的黑格爾哲學一書，可以說是呆板而陷於淡薄乏味的例子。前一條路走不通，因為喜歡走這條路

的人，壓根兒就沒有哲學的興趣，他們只徒撿拾黑格爾幾句口頭禪，牽強傅會以爲他們的信仰作辯護，以爲他們的主義作宣傳。他們的興趣的本身既不在哲學，更不在了解黑格爾的哲學，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所走的路當然不會把「黑格爾哲學」打通。後一條路之走不通，可以說是由於採取此途徑的人之「食古不化」。因爲他們只認識「死的黑格爾」，而未能把握住「活的黑格爾」。（意大利新黑格爾學派領袖柯羅齊著有「黑格爾哲學中之死的部分與活的部分」一書。）不過這類的人，雖然失之呆板笨拙，但他們的根本志趣究係愛智的，純哲學的，只要浸潤久，鑽研深，自有融會貫通之一日。

在德文中談黑格爾哲學的著作我最喜歡哈特曼的「黑格爾」(Nicolai Hartmann: Hegel)，克洛納的「從康德到黑格爾」(R. Kroner: Von Kant bis Hegel)和克諾肯勒的「黑格爾哲學之淵源」(H. Glockner: Die Voraussetzung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等書，以後得暇當略爲介紹。在英文中談黑格爾哲學的著作，我獨喜魯一士「近代唯心論演講集」內論黑格爾的精神現象數章，及此冊譯本的原著，開爾德的「黑格爾」小冊。我覺得我個人對於

黑格爾學的興趣，可以說大半是此兩書引起的。魯一士關於黑格爾各篇我已譯出，名為「黑格爾學述」，與此冊譯本是姊妹關係，互相發揮，互相補充，請讀者參看。我所以喜歡這幾種談黑格爾哲學的書，即因為這幾種書既不抽象傳會，又不呆板乏味，而著者又皆是能負荷黑氏哲學，有獨立思想，在哲學史上佔相當地位的哲學家。而且他們皆將全部哲學史爛熟胸中，明瞭黑格爾的時代的背境的個性，將其全部思想，融會於心，而能以批評的眼光，自己的辭句，流暢的文字，表達出來。我相信這樣的著作，不唯可以領導我們認識黑格爾，且可以領導我們認識什麼是真正的哲學。

開爾德 (Edward Caird 1835—1908) 與格林 (T.H. Green 1836—

1882) 係志同道合的同學好友，為繼斯體林之後，在英國倡導黑格爾學說的領袖。格林教學牛津大學，開爾德任教格拉斯科大學，影響均甚大。格林以批評休謨，融會康德、黑格爾自成其理想主義的倫理系統著稱，而開爾德則以從黑格爾之觀點以批評敘述康德之學說著稱。且開爾德以流利之文筆，動人之演講，於發揮宣揚黑氏之學說，大為有功。開爾德之兄約翰開爾德 (1820—1898) 任格拉斯科大學學長，為一著名神學家，著宗教哲學導言 (1880) 一書，為

英文中根據黑氏學說以討論宗教最早的且最好的書（此後則當推美國魯一士之 *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 一書最有價值。）至愛德華開爾德本人著作亦甚富，茲列其主要者如下：

A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Philosophy of Kant, 1877.

Hegel 1883.

Social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f Comte, 1885.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Immanuel Kant, 1889, 2 vols.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892, 2 vols.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1893. 2 vols.

Lay Sermons and Addresses, 1907.

關於開爾德的書有下列兩種可供參考：

Muirhead And Smith: Life and Philosophy of Edward Caird.

Hiralal Haldar: Neo-Hegelianism, Pp. 75-134.

最後，我譯此書多承賴振聲君鼓勵，抄稿校稿，概由他幫忙，特此誌謝。

小引

黑格爾生活敘述之有權威者，首推羅生寬 Rosenkranz 與海謀 Haym 所作之傳。前者爲黑氏之門人及信徒，後者乃黑格爾哲學之批評者，其反對黑氏哲學理論已成爲一種個人的惱恨，於黑氏之一言一行幾莫不誤解。其他詳情讀何陀 Hotho: Vorstudien für Leben und Kunst (生活與藝術之初步研究)，盧格 Ruge: Aus früherer Zeit (早年回憶錄)，克萊伯 Klaiber: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 (赫爾德林、黑格爾與謝林)，諸人之著作，可得之。在德國方面對黑學發表贊同或反對之著作與論文之多，直不可以數計，以晚近凡發表哲學著作者，幾無不論及黑格爾故也。若道布、馬海列克、郭塞爾、羅生寬、哀德曼、加伯爾、發克、與盧格，Daub，Marbeincke，Göschel，Rosenkranz，Erdmann，Gabler Valke und Ruge 僅乃承繼該派最重要者中之數人耳。至攻擊黑氏理論之最有力者，據余所知當推席賓德博士 Dr. A. Schmidt：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Hegelschen Logik (黑格爾邏輯發展史) 介紹黑格爾給英文讀者則以斯體林博士 Dr. Hutchison Stirling 對於黑氏原理之有力陳述爲最先，繼其後者則有華勒斯先生 Mr. Wallace 譯述小邏輯 Logic 之引言，而哈雷士先生 Mr. Harris (美國玄思雜誌 Speculative Journal [主筆]) 於闡明黑格爾哲學之各方面亦大有貢獻。此外之英國作者如格林教授 布拉德萊先生 瓦德森教授 與 艾德森教授 Professor Green, Mr. Bradley, Professor Watson, and Professor Adamson 雖未直接討論黑格爾，受其影響亦甚大。最近塞茲先生 Mr. Seth 作成一書敘述由康德到黑格爾的運動，頗饒趣味，可資參考。

目次

第一章	求學時代——普通教育與大學教育·····	一
第二章	漫遊時代——柏業與福蘭克府當私塾教師之黑格爾——其哲學在發達中·····	一三
第三章	黑格爾與謝林——耶拿一八〇〇——一八〇七年·····	四五
第四章	耶拿大戰後之黑格爾——黎倫堡學校·····	六五
第五章	海登堡與柏林教授時代之黑格爾——其性格與影響·····	七七
第六章	哲學問題——康德費希特謝林與黑格爾對於此問題的陳述·····	一二
第七章	矛盾原則與精神觀念·····	一三四
第八章	黑格爾的邏輯·····	一五一

第九章 邏輯理念之應用或發展——黑格爾之根本見解與基督教之關係——黑

格爾後之黑格爾哲學……………一八六

黑格爾

第一章 求學時代——普通教育與大學教育

十九世紀思想的大運動的特點，是一個從否定而到肯定，從破壞而到建設的運動。用卡萊爾所說的話，從永常的「否」到永常的「是」的運動。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就是一些如米拉博（Mirabeau）一流的人物都曾經吞噬一切的方式，但是並沒有失掉他們對於人類的命運和精神力量的信仰。他們對於過去的壓迫與風俗習慣的生活之解放，更促進他們明瞭人類的信仰與希望之永久的基礎，人類之信心與組織所建築的永恆的基石。他們偉大所在是以他們思想的歷史，是否包括足以完全反映那時代思潮正與負的全部運動為標準；他們把握住歷史上衝突的成分並且調解這些衝突使之成為構成他們自己內心生活的質素的程度愈高則他們便愈偉大。若

果他們成爲片面的思潮的反叛或反動的機關或發言者，或他們順着時代的潮流打滾，而以羣衆之意見爲意見，則是他們薄弱的表證。他們被動的順從潮流趨於一偏之成分愈多，則他們便愈薄弱。在這種社會的與思想的衝突的潮流中，若不從整個的歷史背景着眼，是沒有人能夠聚積全時代之精神於一身，並深入於相反的潮流中而得完全的同情了解的。在這種潮流中沒有人可以完全獨立；因爲他自己是這個潮流的一部分。譬如當反叛運動緊張時，他絕難分別自由與無政府的異同；當建設時代來臨時，他絕難不利用舊的已經燒毀過的磚瓦木塊以造新的大廈。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用命運開玩笑，沒有人是可以逃得脫爲時間和個性所限制的懲罰。任何人他能逃脫對於過去信仰之片面的否定與片面的肯定的發狂主義，他能夠不僅依據普通常識與臨時的便利，以作言行的指針，並且具有深遠的識度，緊握着不同的各方面的實在而統貫之，換言之，任何人不能僅隨時代潮流之變遷而變遷，而確能貢獻真正的進步與發展於其間，必定是於我們有最高的興趣，最大的教訓的。因爲這種人的生活似有一種小宇宙，從他們的生活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比較難於了解的大宇宙的教訓。所以必須有這種廣博的經驗，這種對於時代主要的潮流的虛懷

態度和這種不斷的努力以達到一種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可以了解並且調和種種不同的趨勢，而對於許多不同的偉大人物如華滋沃斯（Wordsworth）、卡萊爾、孔德（Comte）、同哥德（Goethe）等的生活均能得適當的欣賞與評價。而對於德國從康德開始的哲學上的大運動之所以有興趣，也因他們能夠代表這種博大貫通的觀點。而此觀點的究竟意義，在黑格爾得了最高的表示。因為此運動也就在於尋得一條出路，由近代的主觀的自由理想——造成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與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的自由理想——而達到過去人類生活所基以維繫的思想和道德秩序之改造。

黑格爾（George William Frederic Hegel）於一七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於蘇邊區烏登堡省（Würtemberg）的省會司徒加爾城（Stuttgart），比謝林（Schelling）大五歲，比席勒（Schiller）大十一歲，他們兩人也都是烏登堡省人。蘇邊高原的居民，就方言與性格而論，皆與別處的德國人不同。蘇邊人的特點是樸素而又機敏，富於宗教熱忱而又長於自由思想。因此史家舍利（Schley）稱他們為德國的蘇格蘭人。就種族與地位論，蘇邊屬於南方，就宗教論屬於北

方。這種環境很適宜於保存很強烈的宗教的和理智的生活，在一個自命爲新教的前驅的國家中就普通的性格而論，蘇邊人恰好構成日耳曼民族的各支派的中項。德國北部的，特別普魯士的新教徒的謹嚴的理性主義與實行的毅力，到了蘇邊區便爲南方人的活潑性情所柔化所擴大，而引起一種很深的玄思性情，有時甚至近於怪誕與神祕，但也不至於讓他們對於真理的整體性與有機合一性的意識，爲思想的相反部分所擾亂而破裂。說到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德國偉大的哲學運動的頭兩個領袖，康德與費希特——他們特別注重人的自由與獨立，認我爲高於非我——是屬於北方的，而末後的兩人謝林與黑格爾——他們超過這片面的唯心論而達到一種宇宙的精神性，人與宇宙合一，和我與他人一體的意識——是屬於南方，而且同出於蘇邊區。

黑格爾的家世，可以追溯上去到約翰黑格爾。他於十六世紀的末年因信新教從奧國的加爾體亞（Carinthia）被驅逐出來，於十七八世紀時，有了許多的子孫皆在烏登堡省任下級官職。他的父親，我們所知甚少，據說是在財政方面服務，生活甚有紀律，性情近於守舊。他的母親似乎是一個受有相當教育，知力很高的女人。當她去世時，他纔十三歲。他有一弟名魯意士（Louis）是軍

人。有姊名克里士丁拉 (Christina) 他們兄妹間，感情甚篤。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們這中產階級的家庭，是富於節儉清苦和誠實的精神，而以子女之教育為第一要務。當受了一些母教之後，五歲時，黑格爾便進拉丁學校。七歲時即進本城中學。在校中他似乎祇以殊堪造就著稱。隨時預備着獲得任何種知識，但是並無何種特殊嗜好或特殊才能。自初他便表現出一種忍耐的有方法的習慣，有他曾經在政府服役過的祖先。簡言之，他是一個「好孩子」，獲得多種獎金，包括品行良好的獎金的孩子。『當十四歲時，他開首作日記，——他處的時代是作日記的時代，——但是這並不足表示他有一種自我意識和自我分析的早熟趨勢。其實，除了功課的進行外，他真找不到特殊的事情記在日記之內。有時他僅是藉着日記為一種練習拉丁文的工具。他對於功課進行的記載中，其老成持重的態度，也許帶有一種孩子式的學究氣。對於他的一個教員叫做魯弗兒 (Löffler) 之愛慕與感謝，（因為他於正課之外曾給以私人的教導，當他死時，黑格爾纔十五歲。）差不多是他全部日記中表示個人感情的唯一之處。——『在一小屋子裏，他常坐在我旁邊，我常坐在他旁邊，好不快樂！』除此以外，他的日記的內容，都不過是些從教員那裏得來的，從科學和哲學教科書中抄

來的一些當時開明的見解的回聲。根據這種觀點，他指出不容忍的罪惡，和自己爲自己思想的必需，指斥流俗的迷信，指出各時代各國家的奇蹟之相同處，並且認爲貢獻祭品以買天神的歡心，與近代教會中接收捐贈的禮物之間，莫有多大區別。——凡此一切，就是這個開明時代的小聖人的思想。

有一種功課，好像對於他影響最深，而且當他中學快完結時，第一次喚醒他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鮮獨創的意思，就是希臘詩歌的研究。蘇封克里士的悲劇，特別對他有持久的魔力。他認爲蘇氏的安提恭尼（*Antigone*）一劇爲劇詩中之傑作，曾兩次翻譯之：初譯爲散文，後在大學時，又譯爲韻文。黑格爾對於希臘藝術的純潔的泉源的偏愛，是深印在他的腦海。消極方面和積極方面，對於他此後的工作，皆有很大影響。即他當青年時代，他好像對於當時在德國頗流行的維特式的病態的感傷主義的小說，並不感覺些須興趣，雖然後來希雷格爾以及別的浪漫主義者，皆曾隨聲附和。對於耶教的浪漫藝術，雖然我們可以看出後來他曾受影響，但是他對於當時的無範型的感情的趨勢，確祇有反感，認爲二者不可混爲一談。羅生寬曾說，「早年浸潤於希臘藝術之高尙與優美，他

絕不會承認真正的基督教是違背古典藝術之嚴肅恬靜的。『他平素的理智同情的普遍性，一遇着自我意識的虛梭式的病態，便變成一種劇烈的反對；即以神祕派的人如哈曼（Hannan），雖其思想富於談諧成分，頗令黑格爾注目，但是他發現了其中有一種麻醉劑，而不能對之完全表同情。但是在希臘藝術中他看出了一種存在之現實的和諧，主與客，理想與現實，皆於其中和諧無忤，所以當他最初與希臘藝術接觸時，他便從中發現了他的本性。所以很久以後，他對他的學生宣稱，『對於希臘，凡有學養的日耳曼人均甚覺親切。歐洲人的宗教——屬於超越的高遠的部分，來自一個很遠的淵源，從東方，特別從敘利亞（Syria）；但是屬於此地的目前的科學與藝術——凡一切使生活滿足，使生活高尚，使生活優美的——我們皆直接間接得自希臘。』

此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習慣，是黑格爾得自學校時代的。當他十六歲時，他即開首練習作很多讀書摘要。即每讀一本於他有興趣的書，他都撮要抄寫。從現在尚保存着的他所抄的稿本看來，那時他幾乎對於他所涉獵過的任何方面的科學，都很有興趣。這種習慣他一生都繼續不斷地保存着。所以他那時的重要的文學的或科學的著作——也可以說任何時代偉大的文學或科學著作